

魂上身

尘封之塔

Long to be immortal

伊文 著

神秘的血色符号，揭开一切阴谋的帷幕。

尘封的舍利宝塔，上演利益与野心的对决！

天堂与地狱之门，正在开启……命运的轮回将会指向何方？

背叛者就在身边，这是一场智慧与信任的考验。
面对生存死亡，究竟是选择自保还是牺牲？

人性的纠葛、生死的抉择，阴谋正一步步将你吞噬……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新世纪中国文学名著丛书

施土身

尘封之
Long to be immortal

伊文 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诡上身/伊文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
2016

ISBN 978-7-208-13673-1

I. ①诡… II. ①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44934 号

出品人 邵敏
责任编辑 陈蔡
封面装帧 李超全



出品

诡上身
伊文 著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shsjwr.com)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720×1000 1/16
印张 17.5
字数 357 000
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3673-1/I·1506
定价 28.00 元

CONTENTS

目录

第一章 消失的新娘/001

第二章 四川常家/027

第三章 常家祭祀场/058

第四章 黑暗中的来客/078

第五章 临近诡异/113

第六章 九死一生/135

第七章 宿命/160

第八章 破碎的冰镜/178

第九章 绝处逢生/186

第十章 翻滚的命运/204

第十一章 舍利宝塔/219

第十二章 古塔中的决战/238

第十三章 为了曾经的幸福/255

第十四章 无法抹杀的记忆/271

第一章 消失的新娘

1. 血色婚宴

婚宴现场，热闹非凡，到处喜气洋洋，欢声笑语。只是……

这场婚礼真是百年难得一见，大厅中有一个明显被冷落的地方，那是一群默默无语的人，安安静静地坐着——很不幸，我就坐在这群人中间，无聊地咽着茶水。我们这些人无人问津，甚至没有人过来寒暄，许多人都望而却步在两米之外，被桌子上一张醒目的牌子惊到了——“停尸房桌”。

是的，我们其实鲜少在人群中亮明自己的身份——“你喜欢司仪吗？”面对这个问题，你或许会皱着眉头想一想，但是——“你喜欢停尸房管理员吗？”我想大多数人在选择回答喜不喜欢之前就会先惊异地反问一句：“还有人做这个职业吗？”

是有的，真的有，我们这一圈“停尸房桌”不就是？甚至那个忙前跑后、一脸不爽的伴郎，也同样是停尸房中的模范管理员。

不过新郎新娘却不是我们这个职业圈中的人。

新郎叫何伟，新娘叫楚小惠，人家小两口双双名牌大学毕业，双双国外留学归来，只不过因为新娘的哥哥楚小岛是我们的好友，所以才找个服侍死人的管理员来临时充当伴郎。

伴郎是菜哥，他表示压力很大，抽空过来找我抽烟。难得他今天西装革履，却仍旧散发着邪气，脸上的表情分明向周围传递了“此非好人，生人勿近”的信息。

我倒是悠然自得，随便捡了几个花生扔到嘴里。“你干吗？你这一脸死人的表情是做给我看吗？你不是争着抢着要做伴郎，私底下恨不得立刻把我剁了扔到阿富汗去以减少竞争力吗？现在好了，你如愿以偿地做了何伟的伴郎，爽吧？”

菜哥叹口气，稍稍走近了一些，“其实是新郎大人拜托我过来的。那个……你看见小惠了吗？”

啊？我愣住了，觉得自己好像是听错了，“哪个小惠？楚小惠？”

菜哥点点头，“你还认识几个楚小惠？”

这……这就太扯了！我不敢置信地站了起来，又立刻坐下了，“不会吧……新娘子丢了？”

菜哥瞬间睁大眼睛，上前死死捂住我的嘴，“你丫大脑没沟回吧！你嚷嚷什么？只不过是暂时找不到了，你帮忙找找不就完了？你是不是想把警察也叫来？”

呃……确实失态了……我清了清嗓子，淡定了一下，才小声说道：“其实刚才的反应不是我的本性使然，忘记吧，忘记吧。小惠可能是去上厕所了吧，你问问佳佳，佳佳不是伴娘吗，她们两个应该形影不离的。”

菜哥却仍旧沉着脸摇摇头，“佳佳我也没找到。”

也不见了？难道她们两个私奔了？不会啊，自古以来都是新娘和伴郎私奔，哪儿有两个女的跑了的道理……“要不然……你打个电话看看。”

“打过了，没人接听。”

事情好像不如想象中乐观，莫非小惠真的逃婚了？“何伟没事吧，他和小惠的感情是毋庸置疑的，所以逃婚的可能性不太大，也许是临时想起了什么事吧……是不是在楚小岛那里？妹妹嫁人，哥哥总会诸多不舍……况且楚小岛那厮又有恋妹情结，搞不好就是他拐着妹妹跟他聊天。”

菜哥终于把眉头皱了起来，我看到他死死地握紧了拳头，“小楚也不见了。”

要了命了，这喜庆的日子，为什么一下子丢了三个人？两女孩打包失踪也就罢了，楚小岛跟着凑什么热闹？我把菜哥打发到更衣室之类的地方去找，自己则目标明确地直奔酒店外面的停车场。

小楚没车，这位有钱的大公子一向谨小慎微，既然可以坐免费班车（同事的车和停车场的公家车），又何必花钱去买呢？所以小爷的目标是那辆停在后院的奶黄色QQ，那是楚小惠的车。车子仍旧停在原来的车位上，说明小惠没有去很远的地方——一个新娘子披着婚纱去挤公交车……别逗了！

可是她去哪儿了？种种迹象表明，小惠人还在这里，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她呢？我拨通菜哥的手机，发觉菜哥的声音听起来相当紧张，“怎么了？还是没找到？”

“唉！”先是哀声一叹，“恐怕纸包不住火了，何伟急得都眼冒金星了。虽然婚宴现场还没引起骚乱，不过你也知道何伟崩溃的反应……抓紧时间啊少爷，除非你想看见大闹天宫。”

……

为什么每次到最后压力都会集中到我身上？让我莫名其妙地就背上了一身的麻烦？我挂断了

电话，皱着眉头愣了一分钟……操！小爷又不是GPS！

初春的北京还是挺冻人的，我的烦躁却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……唉！愁死我了！

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再一次拨了楚小惠的电话，仍旧是通的，但仍旧是无人接听。

我叹口气，将电话挂断了，但当我不经意间扫了一眼手机屏幕时，却发现屏幕上正提示我搜索到了蓝牙信号……

是小惠的手机！

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又一次拨了楚小惠的电话，但这次，我却并没有将电话放到耳边。

我听到了！虽然声音很小很微弱，但我确信我听到了……那是楚小惠的手机铃声，是我们合唱的那首生日快乐歌。

“小惠！”我立刻叫了一声，原以为自己会欣喜若狂，但喊出来的声音竟然略带惊慌。手机就在附近，而小惠却没有接电话……“小惠！”我又叫了一声，但不会有人回答我的——我心知肚明。

虽然电话已经提示电量不足，可我咬咬牙，仍旧没有挂断。我向着铃声的源头走过去，我不知道目的地会是哪里，却也明白我正在远离那个热闹嘈杂的婚宴现场。

我最终停在了一间简陋的仓库前，望着窗户上的蛛网和掉了漆的墙壁，我猜测这里已经被废弃了很久。但门却是开着的，破旧的门锁掉落在地，里面一片漆黑，幽暗的深处传来小惠的手机铃声。

恐怕出问题了！一瞬间我已经一身冷汗！世上肯定找不出一个新娘子会在结婚的当天跑到这种地方吧……发生了什么事？小惠真的在里面吗？

我将电话挂断，顺手抄起一旁的铁锹，侧着身踮着脚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。里面虽然很暗，但还是可以看清轮廓的。二十平米的小空间内，根本没有人影，地上散乱地躺着饮料瓶和报纸，周围杂七杂八地胡乱堆放着一些旧物，也都是些过了年头已经完全用不了的东西。

小惠的手机躺在一个红色的旅行箱上，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可疑。我皱着眉头又在角落中搜查了一遍，仍旧没有丝毫发现。不会吧……难道是小惠把手机忘在这里了？难道真的只是我想得太多了？

想想也是，或许是我的联想能力太强了，丢个人而已，干吗猜得那么复杂？

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将小惠的手机揣进口袋，正琢磨着下一步是去撬车门还是去贴寻人启事，身后忽然一阵冷风，门“砰”的一声竟然关上了。

啊？这什么情况？外面刮风吗？可现在又不是数九寒冬，而且门是往里推的，12级台风也做不到啊。我疑惑地走到门边拉住了门把手……

这……这他妈什么情况？铁门居然被锁死了！

2. 披着婚纱的新娘

我又用力地捶了几下，铁门却纹丝不动，被囚禁在这漆黑昏暗的空间，有种与世隔绝的恐惧，我的心中闪现一个悲剧的画面：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……

对了！求救！现在是科技社会，远距离通讯的手段已经不是只有发电报了！我掏出手机，立刻拨通菜哥的电话，“人找到了吗？我这边有了点麻烦，被关在仓库里了。”

“少爷，你在哪儿呢？这边已经乱了！”

“好好，我知道了，那些都好说，你先把把我弄出来，我被困在酒店后面的旧仓库里，不知道为什么门被锁上了，你快过来帮我开……喂？喂？”心底咯噔一下，恍然大悟地反应过来，手机没电了。

没关系，不是还有小惠的电话吗？我不慌不忙地拿出小惠的，在通讯录中寻找菜哥的电话。然而……

空？！

通讯录里面空空如也，一个记录都没有。

这……确实是小惠的手机没错！我又打开通讯记录，除了我的号码同样什么都没有。

我的世界一下暗了下来，连呼吸都变得沉重又慌乱。此刻我已经完全确定，小惠一定是出了什么事！手机是经过处理的，是作为线索留下来的，只是……让我来发现这一切，难道也是他们剧本设计的一部分吗？

手机里的所有信息都被删得一干二净，包括短信甚至备忘录，只在相册中保留了一张照片。照片拍得模糊不清，我换了好几个角度都没抓到重点。拍照的人明显没有什么技术，在一个如此昏暗的地方拍照竟然不开闪光灯……

昏暗？莫非……难道拍照的地点就是这个不透光的破旧仓库？我再次四处查看了一番，仍旧一无所获。他奶奶个腿，到底是他娘的什么意思！

我眯起眼睛，凑近手机屏幕使劲分辨，隐约觉得画面中间的朦胧物体是红色的……

一瞬间，我大脑剧烈地抽搐了一下，似乎是在通知我它恍然大悟了一个信息。没错，我早就应该想到，房间中最可疑的东西，就是眼前这个时尚又新潮的旅行箱！

箱子……我的心脏瞬间紧紧地收缩了一下，迫使我压抑地吐出一口凉气。箱子……在各种血淋淋的现场中，它都是悲剧和残忍的标志。当我意识到所有的谜底都隐藏在这个狭小的箱子里时，

我不自觉地猜测起我打开箱子那一瞬间的画面……

或许我应该报警,然后等待警察替我验证我的猜测,又或许我起码应该把菜哥叫来……那时我明明有很多的或许,但身临其境的那一刻,我的头脑中却一片空白。我冰冷双手伸向那两个生了锈的扣锁,然而,锁却是坏的,箱子根本就是虚合着。我才只是碰了一下,箱子便失去重心地倒在地上,滚出了一截截不规则的东西,凭借那几丝微弱的光亮,我分明看到那些诡异的东西竟然是……

报纸团和饮料瓶?

……

没错,确实是报纸团和饮料瓶!

……

我爆豆了!强烈的被戏弄感让我恼羞成怒!可是可是……发火的对象是谁呢?谁才是幕后的混蛋总导演?

菜哥!除了他还能有谁?他知道我以前是法医,他知道我对于案发现场会有的联想,所以他知道旅行箱对我的刺激有多大……这难道是他献给楚小惠的结婚礼物——一场真实又滑稽的娱乐节目?好极了!既然他让我过愚人节,我就一定让他过清明节!被怒火冲昏头脑的我迅速转身冲向铁门,一拳砸在上面:“古硕!我操你大爷!开门让我宰了你!”

铁门发出了一声巨响,我惊异地发现,门边露出一条小缝——不知什么时候,铁门已经被打开了。我愤怒地拉开铁门,强烈的作用力下,铁门几乎被我拽得变了形。

强烈的阳光刺得我眼睛有些难受,但现在复仇的怒火烧得正旺,谁还顾得上其他?我只是闭了下眼睛,脚下却没有停顿。“古硕!你滚出来!”

再睁眼时眼睛已经适应了强光,我却在那一瞬间呆若木鸡……门外的小木柜上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个人头……

一个女人的头,头上还披着婚纱……

3. 真相背后的真相

从刑警队出来,我疲惫地叹了口气,已经是第三次跑到这里做笔录了,而今天是事情发生后的第六天。

菜哥等在外面,他不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,所以并没有被叫来许多次,但每一次他仍旧会陪

我过来。看到我毫无例外的又一次一脸痛苦，他没说话，只是拍拍我肩膀。

我看了他一眼，扯出一丝苦笑，“何伟呢？他怎么样？有没有吃点儿东西？”

菜哥低着头叹了口气，“还是吃不进去，昨天到现在，一句话都没说过。”

我们一边说一边向着大门口走去，没料到身后一个警察叫住了我，“等一下，我还有个问题想要问你。”

追上来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刑警，一脸凶相，左边眉角处有一道明显的刀疤，他就是这件案子的负责人，至于他叫什么……我给忘了。

“我还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不过只是我的好奇罢了，你不需要有任何压力。”看到我点点头，刀疤警察才继续说道，“当时所有人都在酒店内部，只有你一个人被关到了仓库里。按照你的说法，你是被手机铃声吸引进去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凶手这么做，到底在针对谁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看了菜哥一眼，而后者明显也是一脸的诧异。“针对谁……这个我不好说，但应该不是在针对我。我独自进入仓库其实是个巧合，如果我当时和古硕调换，或者和古硕一起跑到酒店外面来找，可能发现尸体的就不仅仅是我了。”

刀疤警察很认真地想了一下，然后又很认真地向我们点点头，随即示意我们可以离开了。

看着警察的背影，我脑中的某根神经忽然动了一下。我回过头去看菜哥，“你说，那个警察说的……有没有可能性？难道说凶手针对的目标是我？”

菜哥用肩膀顶了我一下，“少爷，你又想多了。回去吧，我有点儿担心何伟了。”

何伟没回自己家，那里到处都是楚小惠的影子，这种状态下的何伟会崩溃的，所以我们死活把他弄到了我家，时时刻刻看着他，防止他做出什么愚蠢的事来。

何伟窝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似乎一动都没动过。身前的茶几上还放着一小碗白粥，但那是昨天晚上为他做的。何伟的痛苦我们都能了解，但又不能眼看着他这样折磨自己。菜哥又坐到了何伟旁边想要劝几句，却忽然发现能说的早就说完了。

“我刚才还特地问了一下，小楚和佳佳仍旧下落不明。那个警察说凶手很专业，除了故意留下的那些没用的线索以外，没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信息。”

菜哥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向着我使了个眼色。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让我别在何伟面前提这些事，于是我站起身走到了阳台。

菜哥也随后跟了过来，他点起一根烟，狠狠地吸了一口，“这他妈叫什么事？如果是仇家何必兜这么大一圈？如果是绑架，为什么到现在都不联系咱们？”

是啊，凶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头脑中那根神经再次动了一下，难道说……难道说凶手的目

的真的是我？“菜哥，你记得刚才那个警察最后问的那句话吗？你说凶手的目的是有没有可能是……”

“没有！”菜哥果断地打断我的话，他马上就猜到了我到底想说什么。“少爷，你自己也说被关到仓库里是个意外，现在又在胡思乱想什么呢？”

“但是你仔细想想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”

菜哥低着头仔细想了一会儿，抬起头时却仍旧一脸茫然，“哪里奇怪？我想不出来。”

我尝试着把自己的思路说出来，“首先，凶手明显是把我引诱过去的，仓库的那一幕明显是个布局。”

菜哥点头，把烟头掐灭又顺手抽出了一根，“所有人都知道那是凶手的布局，但问题是，凶手的目标不是你，而只是希望有一个人去发现那颗人头，你恰巧就出现了！”

不是……不是那样的……我似乎忽略了什么细节……菜哥的理论似乎很有道理，但……又似乎有哪里不对劲！

为什么锁门？如果想让我发现人头，直接把人头摆在箱子上不就好了，没必要特地在箱子上放手机……

然后……他们又锁了门……他妈的！我好像把大方向给搞错了！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就目前的情况看，凶手不是脑残，他抹杀了所有对他不利的线索，让人民警察束手无策。但是……再看看他在我身上做的这些事，不是脑残又是什么？尽是些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的愚蠢行为……除非，那些是凶手刻意的！

“你说……凶手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我冷不丁地开口提问，菜哥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我也没抬头，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作假想。“凶手想要咱们发现尸体，这个毋庸置疑。但如果只是这样，又何必弄出这么多步骤，把尸体放到显眼的地方，难道还怕没人发现吗？”

菜哥还是没明白，但看我一脸严肃认真，也尝试着进入状态。但他甚至不知道我为何会有此疑问，所以还是忍不住问了句，“少爷，你是不是还是怀疑他们在针对你？”

我摇头——现在的注意力已经不是停留在凶手在针对谁这个问题上了，而应该考虑凶手每一步设计背后的动机。“我知道你说的意思，我一开始也是被这个假想弄得有些混乱，但是仔细一想，咱们好像都想错方向了。”

菜哥搔搔脑袋，仍旧冲我摇头，我于是开始帮他分析：“假设咱们两个的位置调换，我在饭店中找人，你却成为了发现尸体的人，这对于结局没有任何影响，所以这个假设说明，咱们两个谁发现尸

体都可以。”

菜哥很认真地想了想,然后表情严肃地点点头,“所以咱们纠结的那个‘偶然’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,是吧?”

“对。”我也跟菜哥要了根烟,“关键是,为什么要引我进仓库?而且我确定,当我走进进去的时候,外面的木桌上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这么看来,关键点似乎不在尸体上面,而是……那个仓库?”

对,这就是一直让我觉得不对劲的地方,利用小惠的手机铃声确实能够将我引到他们想让我去的地方,但如果目的是发现尸体,手机放到尸体旁边我保证一眼就看到了,事实上他们只是把我引到了旧仓库……“我进了仓库,除了手机什么都没有;当我想出去的时候,门锁上了;当我打开箱子的时候,门又打开了,然后小惠的头颅就摆放在门外……”

箱子!是那个红色旅行箱!这么明显的问题,我竟然现在才想到!我直接将没点燃的烟扔到地上,打开阳台门便冲进了屋。身后菜哥还没反应过来,愣愣地看着我的背影,“你干吗?鬼上身了?”

“我想到了!旅行箱!当时房间里有个崭新的旅行箱……小惠手机里唯一的照片也是这个旅行箱……而且我一打开旅行箱,外面的人就把门锁打开了!凶手最想让咱们发现的不是尸体,而是旅行箱!”

我蹬上两只鞋,抓起钥匙就往外冲,菜哥到底还是追上了我,“你等等……你冷静一下!你不是打开过旅行箱吗?里面有什么?”

……当时那种特殊情况,那么诡异的气氛、那个昏暗的光线……“好像是报纸和一堆饮料瓶……我没看清楚……所以现在不是抓紧时间再去确认一下吗?”

……

……

4. 红色旅行箱

……

距离出事已经过了六天,旧仓库早就解除了封锁。但饭店遇上了这种事,自然是把旧仓库锁得严严实实。刚一来到饭店后院,一眼就看到了大门口竖着一块“闲人免进”的牌子。

我和菜哥对视一眼,打算无视这四个中国字,悄悄潜入进去。谁知道后脚跟还没离地,一声狮子吼直接将我们两人震离了地面,几乎把心肝都吐出来了。

没注意到牌子旁边居然还有个传达室,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爷正透过敞开的窗户向我们大喊,

“干什么的？闲人免进没看见啊？”

真针儿地吓死小爷了……

菜哥惊魂未定，指了指旧仓库的方向，“大爷，我们想进去看看，您把门锁打开成吗？”

大爷一个大白眼丢过来，又指了指牌子上的四个大字，直接把玻璃窗关上了。

这老头不好惹！虽然大爷态度恶劣应该受到批评，但联想到几天前的血腥画面——也不能怪大爷会有这种粗鲁的态度了。

菜哥扭头看我，“怎么办？要不咱们去找那个破了相的警察？有他带路应该能进去了。”

我立刻摇头，说实话，我不太想把官方的人牵扯进来。一来箱子的事情纯粹是我个人的联想，万一不是那么回事，妨碍公务不说，也丢不起这人；二来如果箱子真的是最关键的道具，那整件事情就是早已预谋好的，小楚和佳佳尚且失踪中，轻举妄动或许会连累到他们。

菜哥觉得我说得有道理，他本身也对穿警服的同志没什么好感，“这些穿警服的有一个算一个，关键时刻全都指望不上！”

我知道他含沙射影另有所指，心里其实也不太舒服。现在的情况已经可以用山穷水尽来形容了，这正是需要人帮忙的关键时刻，可惜……唉！小刑警出任务去了，完全不知道他的行踪。“我给他留言了，估计只要一开手机就能看到。”

“他的一张警察证正好能派上用处……所以我说警察都靠不住！现在怎么办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‘黔龙技穷’了。”（菜哥知道那个成语的主角是驴，他只是喜欢在形容自己的时候改成龙。）

办法不是没有，我将菜哥拉到个阴暗角落，“你带钱了吗？”

菜哥一愣，随即就知道了我的意图，可惜他翻遍全身也只找出了两张大票。“这几天太混乱了，根本没顾上人民币的问题，现在身上就两百，你有多少？”

我认命地叹口气，刚才出来得太匆忙，连钱包都没带，“两百块钱恐怕办不成什么事……”脑中忽然一闪，蹿出一个不太光明正大的点子，于是扭头拍拍菜哥的肩膀，“你穿棉裤了吗？”

“啊？”菜哥被我这句话弄得莫名其妙，“四月份穿哪门子棉裤？”

我搜刮了他仅有的两百大钞，冲他摇摇手指头，“不是，只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，咱们可能真会被暴打一顿，穿得多还能略微舒服一点儿。”

我用心地准备好了道具，这才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捏着手上一大叠“钞票”，缓缓地 toward 传达室的大门走去。大爷一直在盯着我们，现在看见我们重新走过去，连窗户都没拉开，只是用眼神警告我们：走开！

我贴近传达室的玻璃，赔出一张笑脸，“大爷，我们确实有难处，您打开门，让我们进去看一

眼吧。”

老头一脸的怒容几乎要爆发出来，我看准时机“啪”的一声将手中那一大叠“钞票”贴到玻璃上，“我们真的有苦衷，您行个方便，这些不算多，您就收起来吧。”

老头盯着贴在玻璃上的毛主席像，我则一眨不眨地盯着老头。他的瞳孔中分明映出了百元大钞那诱人的轮廓，八九不离十了，果然……

大爷慢悠悠地把窗户打开了，他看看我，又看看身后的菜哥，我赶紧递上去一百，“这是定金，表示了我们的诚意。你放心，我手上的这一叠全都是为您准备的，您只要帮我们把门打开，这些就全都给您。”

大爷没有伸手，却直接把我们招呼到传达室里。“小伙子，你们还是不要想着进去了，我这都是为你们好。里面发生过那样的事情，你们还进去看个啥？回头弄得自己也一身脏就不合适了。”

什么个意思？我与菜哥面面相觑，“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道，不过一身脏……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记得血案发生的前一天晚上，当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，我关上灯正打算睡觉，忽然就觉得眼前一花，窗户外面好像什么东西飘过去了。我这人没什么别的特点，就是胆子大，以为是什么人偷摸进来要干坏事，所以拿着手电筒就追了出去。可是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什么都没发现，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就回来打算睡觉了。只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，最后还是决定再去看看，万一出问题就不好了。”

“凌晨一点，周围黑得看不见脸，我打着手电一直走到仓库，就发现仓库的门被打开了。那个仓库其实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里面都是破烂，虽然仓库那片地方也是由我来看管，但我一般都不会往那里溜达。”

大爷提到了仓库，我不自觉地有些激动，虽然我对故事本身没什么兴趣——毕竟像大爷这种岁数的老辈人喜欢在一些事情上掺入神鬼元素，但既然提到了仓库，我便顺势问出了我的问题，“我记得仓库里有个红色的旅行箱，那是原本就有的东西吗？”

大爷的脸瞬间抽搐了一下，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“你知道那个箱子？”

“我……我也是不小心知道的……”所以您不用这样看我吧？“那明显是个过了时的旧仓库，您也说里面都是破烂，但是这么崭新鲜艳的旅行箱竖在那里，无论谁都会起疑心吧？话又说回来，那箱子到底什么来历？我打开看过，除了旧报纸和饮料瓶之外好像也没什么其他东西。”

“箱子里当然什么都没有，那是我的箱子，难道里面还会有几百万的人民币？我是临时把箱子搬进仓库，用来覆盖地面上那个东西的！”

这大爷的话出人意料，我听到最后都不知道应不应该信。心里虽然没有底，我和菜哥仍旧决定跟着大爷进入旧仓库一探究竟——大不了就是一死嘛！

出事之后，旧仓库被加上了三把大锁，这等壮观令我和菜哥忍不住咋舌，大爷却很淡定地跟我们解释：这地方不干净，为了防止再发生这种事情，三把锁是最基本的。

大爷手脚利落地开了锁，那个红色的旅行箱赫然出现在眼前——只是箱子四周一片狼藉，报纸和饮料瓶散落一地。毫无疑问，这应该是我的杰作，当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箱子打开后就再也没管过。

大爷很小心地走了进去，我让菜哥待在门口以防万一，自己也跟着大爷进去了。只见大爷一边胡乱地把垃圾（报纸和瓶子）塞进旅行箱，一边小声叨念着，“这箱子是我儿媳妇的，只是破了块漆就不要了。我觉得可惜就捡了回来，装这些瓶瓶罐罐也比扔掉强。”

我看着他东西都收拾好，“嘎巴”一声扣上了落锁，一鼓作气地把箱子挪到了一边，这才冲我招呼了一声，“过来看，就是这个东西！”

箱子下面隐约显出了一块朦胧的红色，但光线太暗，我眯起眼都分辨不出那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大爷拿出随身携带的手电，“这个仓库没灯，所以光线很暗。你看窗户外面本来有盏小灯，可是灯泡坏了好几年了，到了晚上只能依靠窗外远处的路灯，才能带来一点点的亮光。”

手电不是强光的，所以照出来的光线是黄色的，但即使是这样，我仍旧看出下面的东西是鲜红色的。那应该是块木板，因为木质的纹路非常明显。木板的中间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符号——那像是一把刀，但一眼望去却又让人觉得诡异的不舒服。

大爷看到这块板子后，很不自然地别过了脸不敢正视，“这个旧仓库因为长年没有人气，所以阴气很重，容易招惹一些不干净的东西。现在忽然又冒出了这么一块血红血红的板子，一定是厉鬼留下的！我本来打算藏起来，但这块板子似乎是固定在地板上的，所以只能暂时先用东西遮挡一下，然后再找个有道行的人帮忙看看，谁知道这么快就出事了……”

大爷的迷信可以理解，老一辈人喜欢往那上面琢磨。我却保持着一颗淡定的心，这一切似乎越来越简单明了……莫非……难道说……当时相机里看到的那唯一——张照片中的红色物体并不是旅行箱，而是眼前这块鲜红色的木板？我闭上眼使劲回忆，然后又换了个角度打量了一下，越来越觉得这个答案是完全正确的！

似乎一切都是伏笔，凶手想让我接触的只有这个符号！我俯下身摸了摸，确定木板是可以活动的，于是在周围找了张报纸将木板包裹起来，直接揣进怀里。

大爷吓坏了！一下子拽住了我的胳膊，“你真是疯了！这东西不干净，你竟然还打算拿走？”

我转回头看着大爷，“您想要？”

大爷立刻摇头，脸上写满了拒绝与排斥。

“您不要就行了，这块板子是杀害我朋友的凶手，我准备拿回去将它碎尸万段，以告慰我朋友的在天之灵！”

5. 第一次柳暗花明

我抱回了一块板子，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收获。而大爷不愧是大爷，虽然满心忐忑浑身发抖，但仍不忘跟我索要那一大叠人民币。“那些钱是你答应我的，你若是不给我，就休想把板子带走！”

我故意拖延到了人多的地方，将那一叠“人民币”卷成一个卷，一家伙塞到大爷手中，“我不是说了吗，答应您的东西肯定会给您的，您快收好了，当心被领导看见。”然后也不管大爷那边做何反应，拉着菜哥就跑。

当我们坐上出租车后，果然看到大爷气喘吁吁地追了出来，一边扬着手中的报纸卷一边咒骂——随便他吧，反正小爷已经听不见了。菜哥看我这样淡定，忍不住向我伸出大拇指，“少爷，看不出你这么贼，去年还是受害者呢，今年已经可以灵活运用此类手段去欺负老人了。”

菜哥的阴阳怪气令我心里极为不爽，我不客气地用手肘顶了他一下，“废话！我这也是活学活用！要不然还能怎么办？况且也算是给了他两百，如若我真没良心，一毛钱都不给他，他跑得过我吗？”

我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，直到回到家，屁股坐到沙发上，才真正喘出一口气。

我掏出怀中的宝贝，小心翼翼地放到茶几上，“这是我在仓库里发现的，你看上面的特殊符号，或许这个就是线索。”

血红血红的木板，红得疹人。木板中间深深地刻上了一个奇怪的符号，但这个符号不曾见过。菜哥将木板翻来调去地研究了好半天，眉头皱得好像块切糕，“……我从没听说过有人用这种极限的智力题来给人留线索……我看不懂！一点儿都看不懂！咱们是不是想多了？”

此刻，我的脑中大概有了一个事件的轮廓，我冲着菜哥比划了一下，于是两个人一起跑到阳台去私会——下面的内容同样可能伤害到何伟，还是避开吧。

“我猜想凶手一开始就锁定了小楚兄妹，所以在楚小惠结婚前的那天晚上，他们已经做了准备。

大爷也说过他曾看到了一个飘忽忽的白影，他觉得不是人，但咱们可不能脑子不清醒，那一定就是作案的凶手。”

“他们把这块木板放到旧仓库，然后用手机拍了照。由于是偷偷摸摸进行的，所以没敢开闪光灯，只能借助墙上小窗户外那盏路灯的微弱亮光，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判断的失误。”

菜哥打断我，撇着嘴摇摇头，“这话有漏洞！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结婚前一天晚上凶手所布的局，但当时小惠正和咱们彩排婚宴的步骤，她分身乏术。”

我叹口气，靠在了阳台的栏杆上，“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当时不需要小惠在场。”

“可是你进入旧仓库的时候发现的是小惠的手机，难道那天晚上凶手已经偷到了小惠的手机并拍了照片吗？我记得那天晚上，小惠一直都在用她的手机发短信。”

关键时刻，菜哥的脑筋是相当给力的，曾几何时，我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，不过现在小爷已经洞悉了其中的奥秘！“第一次拍照，凶手用的是自己的手机。然后第二天拿到小惠的手机之后，他们用蓝牙快速地将照片传到了小惠的手机中。”

菜哥还是不认同，“那多麻烦！直接用手机拍照也不会浪费多长时间！”

“用手机拍照，人是必须要站在现场的，而如果用蓝牙传输，距离就不是问题了，他们可以远程操控，这样可以确保时间的充足，同时又能保证他们藏在暗处。这个是有证据的，当时我的手机恰巧就搜到了小惠手机的蓝牙信号，凶手当时要么就是正在传输，要么就是忘记关掉蓝牙了。”

菜哥没说话，闷闷地点了根烟，我知道他正在消化我的每一个字，于是继续说道：“凶手大概没料到会出现意外——就是那个红色的旅行箱。我想他们发现之后应该是打算把旅行箱快速地挪走，但是箱子的扣锁是坏的，碰一下箱子就倒了，并且里面的杂物全都滚出来了。我在这个时候正好拨通了小惠的手机，他们知道我随时都可能出现在附近，所以放弃了将箱子挪走的念头，只把小惠的手机放在了箱子上。”

菜哥扭头看我，几句话的工夫，香烟已经抽掉了一大半。“他们希望你自已搬开箱子，去发现隐藏在箱子下面的红木板？”

“他们不是把铁门锁死了吗，就是要在确定我发现了木板之后才让我离开。”

“他们怎么判断你是不是发现了他们故作聪明留下的线索？”

我伸出食指指了指耳朵，“应该是声音，我相信他们没在那里装什么监视设备，因为他们也没料到会出现意外。所以他们应该是躲在门外偷听，我当时把旅行箱弄倒了，他们就自以为我能够看到箱子下面的木板……不过当时小爷烦躁得要命，再加上光线实在太暗，所以我还真没看见。”

菜哥仍旧没说话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他肯定要反复琢磨才会认同。我却对自己的猜测非常自信，